

<<三月曝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三月曝书>>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2854

10位ISBN编号：7208082855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林文月

页数：2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三月曝书>>

内容概要

《三月曝书》是台湾著名女性散文家、《京都一年》作者林文月的散文作品选集，其篇目内容包括书香岁月、往昔情怀、异国游历、美食佳肴等等平日读书生活的片段与感受。全书思想与趣味并重，书卷气息浓郁又不失质朴本真的生活质感，充满了作者对文学的热爱体悟，对校园时光、往事故人的追忆，在异国之旅中的所见所感，以及日常琐细却惹人捕捉回味的生活趣事。其文字温文淡雅，娓娓道来，书香弥漫，情感细腻，意蕴悠长。

<<三月曝书>>

作者简介

林文月，台湾彰化县人，1933年生于上海。

中文系毕业，曾在台湾大学任教，兼有学者、作家、翻译家三重身份，2007年与余光中等人获选台湾大学杰出校友。

著有《京都一年》《午后书房》等散文集，为台湾女性散文创作开辟不同的风貌。

日文素养杰出，译有《源氏物语》《伊势物语》《枕草子》《十三夜》《和泉式部日记》等日本古典名著，广受赞誉。

曾获时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中兴文艺奖。

<<三月曝书>>

书籍目录

记忆中的一片书店

三月曝书

午后书房

阳光下读诗

一本书

往事

迷园

从温州街到温州街

在台大的日子

读中文系的人

我的三中文笔

消失在长廊尽处——追忆朱立民先生

怕羞的学者——James Robert Hightower印象记

J

A

H

一位医生的死

父亲

白发与脐带

窗外

翡冷翠在下雨

意奥边界一瞥

步过天城隧道

白夜——阿拉斯加印象

遥远

苍蝇与我

脸

脚

佛跳墙

炒米粉

烤乌鱼子

芋泥

秋阳似酒风已寒

饮酒与饮酒相关的记忆

后记 散文的经营 / 林文月

<<三月曝书>>

章节摘录

三月曝书 台北的冬季，阴雨连绵时居多，今年冬季雨水尤多，开春以来几乎就没有爽朗晴天过。

今日难得忽然放晴，太阳熙暖而无风。

我看到院中的一方，春草细柔，另一方，红砖干净，红绿对比相映，心境不觉地也明朗起来，遂兴曝书的念头。

这无意间兴起的“曝书”念头，自觉十分古雅。

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

其实，现在的读书人已经用不着曝书了，原因有二；其一是出版业的兴隆，许多古书已改为精装印刷本，而现代的纸张与装订都十分牢靠耐潮，不必曝书也不致生霉蠹坏；其二是都市的生活空间愈来愈小，读书人偶尔到阳光下去晒一下自己已属不易，更遑论曝书！

不过，现代的生活也自有保护某些书籍不受潮湿之害的方法，譬如说冬暖夏凉的空气调节器，就附带有干燥的效果。

此外，另有专门对付潮湿空气的除湿器。

我的书房虽小，却也有空气调节器，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我自己读书时冬暖夏凉之便，倒不是为了保护众书；但是，书桌右侧下的一具方型除湿器，则是护书之目的高于护人之用途。

近日来，我每晚就寝前都转开那小机器的开关，翌晨总可以倒出一脸盆的水。

三月的台北，空气间弥漫多少水气，可想而知，怎不令人心惊？

照这样看来，三月份的台北虽然十分潮湿，书房有赖这具小小的除湿器，理当可以高枕无忧，不必担心群书受潮了。

可是，我仍然挂虑右侧书橱最高处的一批线装书。

那些古旧的线装书重重堆叠，有些又外加函套，难免会固执地藏匿着湿气吧？

所以，习惯上每年总要晒一次书，只是，我并没有遵循《四民月令》的记载。

亚热带初秋的阳光太热，曝书未必合宜，薄薄的纸张酥脆过度，反而有害于书，而旧式的书篋不堪艳阳，也容易晒翘。

初冬或春天若逢有阳光的日子——像今天，是最宜于曝书的。

说做就做吧，否则台北的三月，谁预料得准明天是晴是雨？

我开始借那一只取书用的高脚木凳，上陟下降，分成好几回，才把放在平时伸手不及处的一堆线装书搬下来。

坦白说，我平时很少取阅这些线装书。

因为同样的书，在我书房较低而便于随手取放处，差不多都有了现代式的铅印平装本或精装本，有的还不止一种版本。

我所以保留它们，纪念的性质或赏爱的性质远超过实用性，所以在有限的书房空间内，只得将其“束之高阁”，置于“边陲地带”。

我又几次往返于书房至侧门之间的走廊，才把这批由高处取下的老书搬出阳光之下。

我不是藏书家，我的线装书不多，也没有甚么名贵的版本。

不过，耐性地将成叠的及包裹在书篋内的书一本本摊开来，竟也覆满了半个红砖地的院子。

平日生活忙碌，琐务缠身，难得有这样好的兴致逐册摩挲，何况熙日在背；我索性就蹲下来，和书一起晒晒太阳吧。

册数最多的一套线装书是《东周列国志》，计有二十四册。

这一套也是我的线装书中最老的一套、是乾隆年间的版本，纸张已呈浅褐色，订书的丝线也多断绝，致有一册残阙失页，另一册的封面也不知去向，却难得全套书都没有受到蠹鱼之害。

我略略翻览，觉有书香扑鼻。

那书香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清朝，遂不免有历史的联想。

仿宋的字体紧密排列，朴拙可爱。

至于首册中的几张插画、更透露着俚俗的趣味。

<<三月曝书>>

严格说来，这些人物图像线条松散乏力，恐怕连“匠气”都谈不上，但每个人物依其个性、背景，倒也看得出煞费苦心用意。

比如褒姒与西施画得都不美，但衣饰繁富，颇见其衬托美人之旨。

董狐执笔，范蠡泛舟，荆轲手握匕首诸图，也都能表现他们的故事。

《古文辞类纂》共十六册，仅次于东周志，是我所有线装书中，面貌最完整的一套。

这是民国初年在上海石印的。

虽然纸张难免也有一些斑驳的褐黄痕渍，但整齐的欧体，字与字间的密度也较松，看来甚是宜人；尤其可贵的是眉批也都排印整齐。

这是集合众先贤智慧的《百大家批评新体注释》版，书面有钮君宜署书。

我从前遇着研究版本学的人，见他们翻书，每每不太注意书的内容而偏于字体、版面、序跋等等年代印处之考查，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今日曝书，在书房之外翻弄这些旧籍，竟也有类似的好奇。

大概线装书的迷人处即在此，总是令人分心。

其实，这些线装书大部份是民国初年的上海石印本，其中尤以扫叶山房发行者居多：《诗经集传》、《郭注尔雅》、《孙子十家注》、《亭林诗文集》、《烟霞万古楼诗集》、《仲瞿诗录》及《壮悔堂文集》均属此。

印行的时间，则自民国二年到十五年不等。

我如何得到这些线装书呢？

是母亲十余年前送给我的。

我猜测：母亲这些线装书，又大部份获自外祖父连雅堂先生。

至于外祖父于何时购得这些书？

如何赠与母亲？

则非我所能解释。

如今倒有些后悔，母亲生前为何不追问一些事情；其实，没有追问的事情，也不止于这些线装书的由来，遂令后悔永远留为后悔……外祖父选购这些书的时间有两个可能：一是他老人家著史立言完成后，晚年移居上海，住在家父的“公园坊”八号时期；一是民国十六年，他在台北的大稻埕区开设“雅堂书局”时期，当时日人占领台湾，推行日语文教育，但外祖父的书店却专售中文书籍，以示反抗。

所采购的书籍即以上海的扫叶山房、广益书店、商务印书馆等为主要对象。

我猜测，还是以后一种可能性为大。

因为，在这一堆线装书当中，《亭林诗文集》竟有两套。

极有可能于“雅堂书局”结束营业后，外祖父选携其中若干书籍赴上海；而他在上海去世时，母亲继承了他老人家的一些遗物，这些线装书是其中的一种。

当时舅父连震东先生因住在西安，路遥不便于携带书籍，所以仅只保留一些字画等墨宝。

有一套也是扫叶山房石印的《庄子》四册，杂陈众书间，貌不惊人，却为我所最珍爱。

因为这套书里面有外祖父的朱笔圈点阅读的痕迹，又有一些眉批，可以令人想见他当日的感慨与心得。

例如在外篇《胠篋》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

有眉批：“愤言，痛言，至精之言。”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云云。

不仅每字旁边都有朱圈，上又有眉批：“一部二十四史皆作如是观。”

外祖父身为史家，于此当有深刻感慨无疑。

至如《在宥》上的眉批：“在宥即自由，意相近。”

在宥者，天然也；自由者，人为也。

人为之患，障以法律；天然之极，放于德性。

不治而有治矣。

<<三月曝书>>

”可以看出他于著述《台湾通史》之余又兼治文字声韵之学。

《雅言》一书，分析台湾语言与古音古义的关系，可为证明。

外祖父去世时，我年仅四岁，懵懵无知。

虽然也曾写过一本他的传记，资料却绝大部分来自后日的阅读，对于外祖父的记忆几乎没有。

这四册线装纸张泛黄的老书，一度曾在他的掌中翻展摩挲过，当时圈点眉批之际的心境？

仿佛可以想见：则书籍在握，已不仅上于版本年代之好奇与关心，而依稀有关血肉亲情的温暖感受了。

这些线装书之中，只有一本是我自己在大约十年前于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三谢诗》。

虽然是影印本，但系印自宋代善本，而且有蓝底散碎金箔的封面，又有藏青布制的书篋包里，所以也是我自己十分喜欢的。

我曾经请台先生题字，那函套上有毛笔字迹：“景宋本三谢诗文月女弟藏乙卯冬初静农题”。

另有一本封面较粗糙简单，而内容与此完全相同的《三谢诗》，则是十三年前在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游学时认识的匈牙利青年汉学家，于三年前辗转托人带自布达佩斯特。

关于其人其事，三日难尽，此不拟细述，但其情谊可感，对于我来说，保留这重复的影本线装书，当然也纯粹是由于纪念的心理。

三大本《离骚图》的影印线装书，是若干年前静农师见赠的。

除了屈原诸篇的文字，这套书的精华是在每篇前面的插图。

计卷端合绘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为一图，又有《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

清人萧云从画天上人间诸形像，有极丰富的想像力。

风格虽也保留俚俗的民间趣味，却较《东周列国志》为可赏。

我一边铺排书册，一边随手翻阅，身体也跟着一本本书移动，不觉地已在院子里来回过几度，背后感觉到暖洋洋舒畅极了。

曝书的末端是两种日本的线装书；一是三册一套的《富岳百景》，另外一本是日本的《变态刑罚史》。

都是多年前静农师所赠送。

其实，他送的书不止这些，另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旧书，但因这两种是线装本，所以与我其他线装书归类在一起，平时也冷藏“高阁”间。

我曾经听说过静农师初来台时，常喜欢逛旧书店或地摊，买一些便宜的好书。

这两种书都是日本大正年间出版，也都有半世纪以上的时间了。

“富岳”指的是日本的圣山富士山，顾名思义，此三册所收的是富士山面面观的百景图，有《竹林富士》、《海上富士》、《江户富士》、《烟中富士》，甚而至于《梦中富士》、《杯中富士》等，充份表现了日本人对富士山的欣赏、崇拜与骄傲。

而精细的版画印在朴厚的棉纸上，也确实可玩赏。

至于从就画论画的观点而言，这百景的造形、线条、刻工，实在都比《列国志》和《离骚图》高明得多。

百景图以图为主，每一幅仅有题目少则二字，多则数字；《变态刑罚史》则以文为主以图为辅，是一本详述太古以来到德川时代的刑罚史。

未知作者泽田抚松为何人？

但其著书态度十分谨严，应视为分类史的一种吧。

只是那些拷问、示众、斩首、切腹等插图，令人在阳光下仍不免于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实在未忍卒睹，赶紧合书为上策。

久蹲着翻弄书籍，忽然起身，竟觉有轻微的目眩头晕，但片刻而愈。

我看到眼前院中是红砖、绿车与微黄的书皮覆地，三色相间，甚可欣赏。

而台北居大不易，虽非大庭广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庭院，已足堪安慰，又有线装书若干，未必善本名版，能这般偶尔玩赏，更是何等幸运。

举首，正见白云悠悠，三月的阳光熙和温暖。

今日无风，正宜曝书。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